

“职教高考”制度的 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向

冯小红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职教高考”制度是促进职业教育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价值取向上,“职教高考”制度应遵循效率优先、公平公正、科学导向等基本原则,为国家建设选拔技术技能人才、为服务区域经济选拔产业链匹配人才、为类型教育选拔高素质潜能人才。“职教高考”制度应遵循以需求为起点、以技术为主线、以人才全面成长为终点的逻辑构架,彰显务实、变革、人本的发展理念。“职教高考”制度的实践路径应着力于强化政府统筹,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多元合力。

关键词: 教育制度改革;职教高考;高考改革;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427(2022)04-0010-8

DOI: 10.19360/j.cnki.11-3303/g4.2022.04.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尤其是2019年以来,国家连续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顶层设计,不断深化职业教育纵深改革。这些文件从首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1],到进一步强调高等职业教育“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2],再到明确要求“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公平公正”^[3]。在国家政策导向下,“职教高考”作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研究成果逐年快速递增。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困境和出路展开,如:凌磊针对职教招考模式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提出构建多样性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从而落实多样性价值目标^[4];李鹏等提出

面对类型独立与横向融通、深度变革与成本控制等矛盾,职教高考应分散试点、创新驱动、重点突破、渐进推动^[5];邱懿等认为职教高考现行政策与改革要求的差距颇大,职教高考不能凸显职教功能地位等问题,提出多元治理政策建议^[6];李政基于分类考试下职教高考“技能评价”的信效度和权威性问题,提出构建“双阶段”能力本位评价模式^[7];面对生源性差异和自主性冲突,刘芳提出职教高考应采取分类测评、分类划线和分类录取等措施^[8];还有专家基于国家战略的时代需要和人才选拔的客观诉求,以及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视角强调“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必要性^[9-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试招生制度要真正实现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有机统一^[11]。因此,“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需要用宽广的学术视野不断作根本性、系统性、整体性、深层次地追问、剖析、求索,进而厘清“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内涵是什么,“职教高考”制度应该基于什么样的

收稿日期: 2022-03-03

作者简介: 冯小红(1984—),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生,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讲师。

逻辑构架,“职教高考”制度基于类型教育的实践路径是什么。回答以上问题是“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应然之义,是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核心关键,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促进职业教育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1 “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取向

“职教高考”制度的本质是依托职业教育属性特征,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为国家建设发展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区域经济服务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技能通道。“职教高考”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真正实现“类型教育”的重要突破口,聚焦国家职教制度体系的完善、全国统一招生模式的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多元化招生方式的探索等发展要义,体现了效率优先、公平公正、科学导向等基本原则。

1.1 遵循效率优先,为国家建设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

职业教育哲学与普通教育哲学一致,在“认识论”“政治论”间转换^[12]。“职教高考”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提高社会建设人才选拔效率的首要功能追求,体现着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威。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提出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存在于社会影响之中,是维护统治的工具。1952年,为巩固国家政权,加快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高考制度建立。1977年,为凝聚大众人心,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而恢复高考^[13]。如今基于产业经济发展对教育供给的新需求和社会观念变迁对教育模式的新要求,“职教高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重要使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职业教育服务于人才强国战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完善职教制度体系,其核心是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满足国家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选拔功能。“职教

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效率体现在国家对高考的总投入和人才选拔的总产出之间的比值,宏观上提高国家人才选拔预期和结果的匹配度,微观上提高考生与学校、考生与专业的匹配度,具体表征为对人才的甄别能力(高考的效度、信度、识别度),以及高校与人才互选的自主强度^[14]。

1.2 遵循公平公正,为服务区域经济选拔产业链匹配人才

恩格斯指出,时代的经济是一切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15]。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表征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各地区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以优势互补来布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各地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严重匮乏成为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桎梏。截至2019年,我国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缺口总量达到1 573万人^[16]。职业教育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使命,首要任务就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储备、供给与区域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优质人力资源,同时,这也是追求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面,增强自身适应性和贡献率的发展战略^[17]。然而,职业教育在统筹资源配置^[18]、发展目标定位^[19]、人才培养结构^[20]等方面与区域经济严重失调。“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以服务区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培育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价值取向,是从职业教育“入口”端促进区域经济优势互补的重要着力点。这就要求“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必须认清中西部、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基本事实,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在考生选拔上,遵循我国早在科举时期就坚守的“唯秉至公,以为取舍”“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公平、客观选拔人才;从区域特征方面,在全国统一招生模式下,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同时加强省级统筹,赋予省级政府招生部门在形式公平、实质公正、制度正义中考量、权衡的职能。

1.3 遵循科学导向,为类型教育选拔高素质潜能人才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认为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体现为人的体力(身体机能等)、智力(知识技能等)、力量(智慧潜能等)获得完美结合、全面发展、和谐统一、自由运用、充分发挥,遵循人的内心意愿、兴趣爱好、社会需要自由地选择职业,成为真正完整的、全面的人。在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被赋予服务国家战略、促进教育公平^[21]、助推区域发展^[17]、助力乡村振兴^[22-23]等多元角色期待和角色使命。然而,在长期根植于中国民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中,认为普通教育才是实现生存发展、生命价值的有效路径。职业教育被禁锢在“次等教育”“附属教育”等笼子中备受歧视,考生不愿意报考,职业教育在高校招生中,只能是“捡漏”“扫尾”,生源质量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构建“职教高考”制度必须遵循科学导向,为类型教育分流高素质、有潜能的人才,才能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个体的高质量发展。个体的独特性需要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性,其理论基础是关注人的主体性(个体的社会化)与独特性(社会的个性化)。“职教高考”制度科学有效实现人才选拔功能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在于科学导向,突破单一、孤立等局限,在系统的、复杂的、全局的视域中实现制度体系的自洽性和适他性,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合理引导,共同完成教育使命,实现教育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 “职教高考”制度的逻辑架构

“职教高考”制度价值指向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维度。在实现多维协同并进中,涵盖并表征出兼顾开放与包容、共性与个性、科学与人本、现实与未来的“务实、变革、人本”发展理念,形成“职教高考”制度以需求作为逻辑起点出

发、以技术作为逻辑主线贯穿、以人才作为逻辑终点坚守的系统逻辑架构。

2.1 以需求为逻辑起点:需求作为准绳,善治现实问题

《商君书》有言:“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能否从现实需求出发,解决时代变革之需、职教发展之需、大众成长之需。“职教高考”制度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够完善的大背景下,作为职业教育基本制度,面向上位制度体系的完善需求,面向平行制度体系的配套需求,面向操作制度体系的建立需求,应从促进、协同、推动3个方面同时发力,方能善治现实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促进上位制度的完善。职教高考指向职业教育,但牵涉的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改革,直面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如:关于普职融通问题,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其划分标准是什么,是相对划分模糊界定还是绝对划分泾渭分明,是按照学校划分还是以专业划分;关于高考成绩,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成绩分数是否等值;关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甚至综合型大学的技术类型专业是否也应该纳入体系内;等等。

其次,协同平行制度的配套。在终身教育理念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如何构建,如何与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和评价督导体系同频共振,学历教育和培训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如何并行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等等。

最后,推动操作制度体系的建立。关于“面向谁”,要解决生源质量如何保障的问题;关于“怎么考”,要解决在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中如何有效体现“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业技能中的工作默会知识、工作理论原理、职业显性能力、工作情境胜任力等在考试中如何计算成绩等。

2.2 以技术为逻辑主线：技术贯穿始终，彰显类型特色

技术正在决定人类的未来。人类在技术的习得和运用中，从应用自然（用机器强化自然：例如增速、省力、强效）逐渐发展到干预自然（用机器模仿或替代自然：例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植入身体）^[24]。技术是职业教育在类型属性上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学理基础。基于类型教育视角，职业教育特色的彰显同样源于技术。为了解决老问题，采用新技术；在使用新技术的过程中，产生新问题；为了解决新问题，诉诸更新技术：技术的循环性特征促使职业教育相较于普通教育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职教高考”制度应遵循技术的循环性特征，在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中，始终观照技术技能人才必备的基础性技术、职业性技术以及拓展性技术^[25]。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技术技能人才应冲破狭隘技术壁垒，为未来转向新职业和新岗位而预备间接的技术训练和技术储备^[26]。换言之，这种间接而非直接的技术，在基础性技术甚至在职业性技术之上。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一种可以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职业选择和岗位选择，根据需要可以迁移、可以转移、可以拓展的技术，即拓展性技术。“职教高考”是实现我国高校分类发展、保障学生自主发展的分类考试，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主要体现在考试内容强调职业技术和职业技能。然而，技术高考、技能高考是“职教高考”的重要内容，也是阻滞“职教高考”制度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原因在于突出强调动手操作、实践运用能力的技术技能考试对前期的设备建设投入高、对结果的评价标准统一难、对考生的情境依赖克服难。目前，实施“职教高考”在经费、场地、物资、人员等方面的挑战极大。

2.3 以人才为逻辑终点：人才全面成长，归旨持续发展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2个“更加注重”的基本理念和发展导向：一是更加注重全面发展，二是更加注重面向人人。全面发展和面向人人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是全面提高适应性、支撑力、贡献率的重要发力点。“职教高考”制度践行全面发展和面向人人的核心理念和哲学价值是以人为本，关照人的生存成长和全面发展，其底层逻辑和价值意蕴是面向个体的全面发展。

人人全面发展是基础，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标。“职教高考”制度面向个体的全面发展是基于教育改革的的目的论，即统整个人在品德修养、精神情趣、知识技能、价值理念等耦合关联的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内容，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输送具有完善意识、理论知识、技术技能、发展潜能的时代新人，为社会注入活力^[27]。面向人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改善民生的民生论，即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下，满足人民对教育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需求，探索类别多元、形式多样、渠道多项的招生方式，为求学者增加心的活动能力，滋养与技术协同的生命，涤荡与技术融合的心灵，实现从以技术满足生存、能选择职业的技术人，再到以技术改造世界、有精湛技艺的手艺人，最后到以技术实现生命，可渗透道德力量、传递技术责任、彰显生命价值、感召人性持存的匠心人的跨越^[28]，从而引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催生人人有业、人人乐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蓬勃生机。

3 “职教高考”制度的路径选择

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必然要通过行动与结果来彰显；制度的合理与否，必然要在实践中结合时空和场域来检验与调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针对“职教高考”招生办法，提出要进

一步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针对招生规模,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初中毕业生”,将招生对象扩大到退役军人、新型职业农民、下岗失业人员等^[1]。为建立适应新时代的“职教高考”制度,应强化政府统筹、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多元合力。

3.1 强化政府统筹:加强顶层设计,提高职业教育治理能力

“职教高考”制度是一项关乎我国教育制度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的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的制度,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在政府统筹下,全局性谋划、系统性设计、综合性考量。

全局性谋划。一是统一思想。当前,职业教育面向何处,普职教育如何融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在学界和社会存在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不同声音的对话。“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迫切需要国家大政方针思路清、方向明,自上而下正面解惑、统一思想。二是宏观调控。在双循环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在数量和质量的需求链和高等职业教育在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和推行,需要国家在用人导向上、在舆论宣传上、在政策倾斜上全局谋划、宏观调控。

系统性设计。在政策方面,优化国家整体的教育改革方案,协调普职教育事业发展,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全国职业技能鉴定制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普职教育融通、衔接,制定全国性的“职教高考”制度实施办法。在保障措施方面,完善法律保障,健全财政制度,在人才、设备、场地等方面为“职教高考”制度提供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

综合性考量。一是注重区域差异。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政策、办法框架下,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省的“职教高考”实施细则。二是注重

协同共治。建立区域职教协同共治平台,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同共治发展模式,促进“职教高考”组织保持专业化、标准化、独立性。三是注重监督管理。建立督导、评价、问责、改善机制,确保“职教高考”制度顺利推行,并不断调整、合理优化。

3.2 激发内生动力:突出技术技能,增强职业教育适应能力

技术技能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根本和灵魂。职业教育只有牢牢把握住根本和灵魂,才能不断增强适应能力。我国“职教高考”制度在回答“面向谁”“怎么考”“怎么招”问题时,要突出技术技能。

首先,面向谁。基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终身教育导向,职教高考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其生源范围相较普通高考,更为广泛和多元。一是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升学对象。当前中职学校(含中专、技工学校)毕业生可通过单考单招、自主招生、免试入学(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项等面试政策)以及中高职融通招生(“3+2”、“2+3”、“五年一贯制”)等方式升入高职院校学习。二是普通教育体系融通的升学对象。当前普通教育高中毕业生可通过统考统招、注册入学2种方式升入高职院校学习。三是社会各类有学历或技能提升需求的对象。当前主要包含企业在岗人员学历提升需求者和“百万扩招”退役军人、下岗工人、新型农民等技能提升需求者。职业教育面向人的全面成长,职教高考面向人人,为人人提供技术技能学习机会、成长平台,为社会发展培育人才、储备人才。

其次,怎么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考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以区别于普通高考重文化素质测试。“职教高考”应在考试内容上突出技术技能,注重专业技能应用和实

践操作能力,提升技术技能在考试内容中的权重,凸显职业教育特色。在各省统筹部署下,以招考学校为主体,根据专业特点开展以技术技能为核心的现场模拟、情景适应、目标任务等测试。应当考虑到,技能考试对场地规范、设备标准、考官素质等要求相对较高,因此,组织投入成本较高。尽管“职教高考”在现阶段推行存在一定困难,但也不能停滞不前。

最后,怎么招。“职教高考”制度体系内部运行基本样态分为测试制度、录取制度和管理制度,测试制度和管理制度服务于录取制度。职教高考录取制度包含招生名额、填报志愿、录取方式和录取技术等,是高职院校和考生相互选择和被选择的规则。面向人人的职教高考,因其招生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录取机制也应多元化:第一,招生名额应根据产业发展,结合行业需求预测指标确定;第二,填报志愿应采用平行志愿,改变普通本科高分录取后剩下的由职业院校“捡漏式”录取方式;第三,职教高考还应关注各行各业模范、技术技能标杆、非遗传承人,为其提供免费入学机会。基于以上3点,职教高考应采取专业大类录取原则,促进中职和高职有机衔接,为更多中职学生提供升学机会;同时职教高考招生院校应涵盖职业(专科、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及综合型本科院校中的应用型专业,为考生提供更多选择的权利。

3.3 促进多元合力:开创协同机制,促进职业教育整合能力

职业教育的目标追求是技术与生命的共生、技术对心灵的滋养、技术对精神的涤荡,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表征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应用、创新。职业教育历经转化到升华的过程,是不断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过程,是技术技能深入人心的过程,是职业教育协同多元力量协同共治的过程。“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实施,需要各相关主

体从“他治”转向“自治”,以协同共治机制^[29],整合多维资源,集中多元力量,协调稳定促发展。

一是政府部门。国家层面应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宏观统筹协调、制定政策法规、设置专业目录、制定考试规则、提供相关资源等,尤其是合理界定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直面职教高考考生选择范围、选择机会和选择权利等重大问题;同时还要加强宣传社会用人导向,加强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使用、认可,彰显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和地位。省级层面应根据各省实际,制定本区域资源和考生匹配的“职教高考”管理办法;建立“职教高考”招生委员会,探索本区域“职教高考”机制、流程、方法;建立第三方非营利考试机构,组织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参与技术技能试题开发设计、职业技能测试测评和专业技能考核评价,同时提供考试的组织、监督和反馈。

二是高等院校。在招生方面,不同层次的职业院校自主提出招生专业、自主调控招生计划、自主确定志愿填报、自主实施录取方式和录取技术等。其中,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应结合各职业院校自身的办学优势、办学特色、办学资源,以及市场前景好、市场需求量大的行业来进行调配。录取方式应以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为原则,开展自主录取、定向录取、委培录取、提前录取、滚动录取等多元模式。录取技术应在云录取平台和大数据服务平台基础上,融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满足招生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进一步深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注重学生应用场景教学,加强学生技术技能提升,让职教学生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

另外,行业企业应根据本行业发展态势,前瞻性规划行业人才发展需求,提出行业未来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规模、人才结构、人才素养等方面相对合理、明确的需求预测,并参与组织、指导职业技能测试和评价。考生应积极主动提升专业素养和知识能力,积极参加“职教高考”,尽快

明确职业方向,不断拓展职业技能,努力全面提升,为国家技能型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发挥监督作用。

“职教高考”制度在遵循效率优先、公平公正、科学导向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始终关照现实需求、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等核心要义,其行动路向应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治理能力、突出技术技能增强适应能力、开创协同机制促进整合能力。“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为国家建设发展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区域经济服务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技能通道,从而进一步彰显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和类型特色,提高职业教育整体适应性和贡献率,促进人人皆能如愿学技能、个个实现高质量就业,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中乐业、出彩。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4号[A/OL]. (2019-02-13)[2022-03-0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A/OL]. (2020-10-13)[2022-02-03].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A/OL]. (2021-10-12)[2022-02-03].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
- [4] 凌磊. 被赋予的多样性: 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1): 63-68.
- [5] 李鹏, 石伟平. 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政策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6): 98-103.
- [6] 邱懿, 薛澜.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现状、问题与展望[J]. 中国考试, 2021(5): 33-39.
- [7] 李政. 我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 价值意蕴、问题表征与改革路径[J]. 中国考试, 2021(5): 40-47.
- [8] 刘芳. 百万扩招下的“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31): 25-29.
- [9] 李木洲. 职教高考的现实基础、理论定位与体系构建[J]. 职教论坛, 2021(6): 44-48.
- [10] 祝蕾, 楼世洲. “职教高考”制度设计的多重逻辑[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16): 38-42.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49.
- [12] 布鲁贝壳. 高等教育哲学[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13.
- [13] 李木洲, 钟伟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考科目改革的逻辑转向与未来展望[J]. 中国考试, 2021(8): 1-6.
- [14] 李木洲. 效率、科学与公平: 高考制度现代化的内部动因[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9): 44-49.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17-618.
- [16] 廖龙, 王贝. 基于职业教育能力评价模型的“职教高考”体系构建[J]. 职业技术教育, 2020(31): 24-28.
- [17] 朱德全. 职业教育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5): 11-19.
- [18] 朱德全.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45.
- [19] 张小梨. 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区域性完善[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3): 233-236.
- [20] 曾阳. 乡村振兴战略下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2): 23-30.
- [21] 徐国庆. 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制度的职业教育高考[J]. 教育研究, 2020(4): 95-106.
- [22] 朱德全, 杨磊.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测度[J]. 教育研究, 2021(6): 112-125.
- [23] 朱德全, 石献记.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与价值旨归[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1): 41-49.
- [24] 阿瑟. 技术的本质[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6.
- [25]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Team. Youth and skills: putting education to work[R]. Paris: UNESCO, 2012: 23.
- [26]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326.
- [27] 葛敏. 现代化视域下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J]. 江海学刊, 2021(2): 227-232.
- [28] 朱德全, 熊晴. 技术之器与技术之道: 职业教育的价值逻辑[J]. 教育研究, 2020(12): 98-110.
- [29] 孙善学.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3): 92-97.

(下转第25页)

digital communication etiquette, cyberbullying response and discrimin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digital citizenship literacy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using an internally consistent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interview 30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On this basis, the digital citizenship literacy curriculum framework was first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ternet usage preferences. A digital citizenship literacy course framework containing six themes and four practice areas is introduced, which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citizenship literacy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words: digital citizenship literacy; core literacy evalu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internet literacy

(责任编辑:张丽)

(上接第16页)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FENG Xiaoh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scientific orientation to select technically skilled talents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ain-matching talents for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potential talents for type education.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should follow the logical framework that starts from demand, focuses on technology and aims at comprehensive growth of talents, demonstrating that the system values pragmatism, change and humanism.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stimulating endogenous power and promoting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vocat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周黎明)